



龐寧寧教授紀念專欄

採訪：韋尚甫 陳冠廷 蘇品丞

撰文：蘇品丞

龐寧寧教授於 1995 年自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過了兩年後，她年僅三十出頭，便回到台大任教，是台大物理系創系以來最年輕的教授；她不僅研究成果出色，在教學上也投注了十足的心力。令人遺憾的是，龐教授在今年二月底離開了人世，安息主懷；且她生涯後期時身體狀況欠佳，除了所開設必修課的上課時間以外，和同學並沒有太多的互動。因此，這次我們邀請到了龐教授的丈夫：任教於淡江物理系的曾文哲教授，和我們聊聊一些龐教授的故事，藉此緬懷、也重新認識這位「學霸」老師。

過人的學習能力

龐教授在求學時代便一直都有著優異的成績，關於這點，作家顏擇雅就曾在臉書上回憶道，龐教授就讀曉明女中時在她隔壁班，卻因為「第一名永遠是她，而且一定是遙遙領先」「名次真的沒什麼好爭的。有龐寧寧在，別人想拚第一就是無聊；她讓我早早領悟到，讀書不應計較名次，大好時光應用來追求自己真正有興趣的事。」而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談起對龐教授的印象，曾教授說，「她是學霸，我也是學霸，可是她的那種學霸和我是不同的。」龐教授中學時參加樂隊與合唱團，讀北一女中時因為身高特別高而被指派加入儀隊，同時高一當班長，高二又當了一年的辯論社社長，可謂是多

才多藝、允文允武。她幾乎把所有時間和心力都投注在學校的活動上，也是因為如此，「她沒有時間與精力可花在其他事情上，就是一個心思極為單純的人」便成為了曾教授口中對她的印象。

「她不管學什麼都可以學得很快，而且學得很好、過目不忘」，曾教授說，龐教授極強的學習能力和語文能力一路陪伴著她到研究生活。甚至到了後期，在完全沒有生物相關的背景下，以自學的方式開始了一些生物物理有關的研究，而龐教授很快地就做出一些成果發表，而獨力完成她生涯的最後一篇論文。



龐教授與當年的物理系系學會

廣泛的興趣

龐教授在高中時參加辯論社，此時她並未決心非走自然科學不可；到了台大物理的大學生涯裡，龐教授逐漸地萌生了對哲學濃厚的興趣，此時的她參加了各種宗教的研究社，在經歷了一段摸索之後，她最終選擇受洗成為基督徒，甚至在對於研究所的生涯規劃時，她也曾考慮過要到德國去專攻哲學。

雖然成為了基督徒，但龐教授不是一般認為的虔誠教徒、回國後也不常上教會，這當歸因於龐教授喜歡自己思考的個性，她對聖經的體悟、教義的解釋頗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一定能完全接受教會裡的牧師們講的內容。由此可見，除了在學科能力上總是表現優異，龐教授還深有主見，遠遠不是囫圇吞棗地接收知識及意見的人。

毅力、好勝心、與教學熱誠

龐教授回台大任教後，投注了極大的心力在教學上，她備課認真，也熱心回答

同學們的問題。在與曾教授的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這與龐教授求學時的經歷和她的個人特質有密切的相關。

曾教授告訴我們，龐教授在北一女時期的同學回憶道，在高中求學的時光裡，她常因熬夜預習致睡眠不足而在上課時打瞌睡，但是只要一醒來就可以提出前一晚預習時想不通的問題而把老師釘在黑板上。在龐教授大學求學的時代，台大物理的師資遠不如現在這麼完整而都學有專精，且當時大學教學的品質僅仰賴老師們的自我要求；有不少老師對於學生課程上提出的疑問，經常沒有能力或沒有付出足夠心力來給出令人滿意或是有啟發性的回應。龐教授對自己的期許是，不願讓學生對她有類似的感覺。再加上從小優異使然的好勝心，因此她在回台大任教之後，總是花上許多時間備課，深怕自己準備不足而無法讓學生理解與信服。



龐教授畢業於台大時的照片

可惜的是，龐教授長年受困於失眠的問題，到了近十年越發嚴重；別說花時間備課了，連保持連上三節課的專注力對她而言都是越來越困難。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總能在講台上看見龐教授殷切的講解，足見她在教學上的毅力。

談到龐教授的毅力，曾教授還和我們分享了她後期的一段故事。如同前面所述，龐教授後期一直被思覺的毛病困擾著；雖有求助於身心科，但她都會仔細查閱各項藥物的詳細資料，若是認為有藥的副作用會影響到工作思緒，她就不願繼續服藥。也因為戒斷效應，龐教授曾經有一度非常依賴安眠藥才能入睡，直到她驚覺安眠藥對思考力的負面影響。而一旦下定決心要戒除安眠藥後，就時常在學校附近的市區來回走動，讓身體疲憊而能自然睡著；有時候一走就是一整個下午，且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個月才把一天 10 顆以上的安眠藥完全戒除，這也展現了她對於決定好的目標能夠堅持到底的毅力。

人際關係

龐教授在初、高中時代就表現突出，卻仍保有單純的心思，而能在各個階段都結交了許多知心的好友。她非常懷念這段快樂無憂的時光，十分願意受邀參加北一女與曉明女中的活動。也在社群軟體發達後，主動參與組織了各個班級、儀隊、樂隊與合唱團等的群組，互相聯絡與關心。

龐教授在紐約讀書時一度身體狀況變得極差，都是靠紐約華人教會的一些朋友給她生活上的幫助。雖然回國後不常上教堂，但她對紐約華人教會時時感念在心，除了與那些朋友繼續聯絡關心外，也持續地不定期奉獻到該教會。

回台灣後，龐教授在此時與在中研院進行博士後的研究的丈夫曾教授結識：兩人都是研究領域相仿、且同屬偏理論的工作，當時一起參加一個 journal club（系上的陳義裕教授當時也有參加），便自此有了較熟絡的互動。

龐教授確定要回到台大任教時，因為同樣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女性科學家的緣故，特別受到林清涼教授的照顧。一開始林教授將舊物理館辦公室的一半分給龐教授，後來在新館兩人的辦公室也在同一層樓。到了去年龐教授要申請退休的時候，她便不敢讓林教授知道；這讓林教授有些不悅，覺得龐教授都沒有事先和她討論過。



龐教授與系上教授們的合照，背景為舊物理館。

龐老師最終不敵病魔，年僅五十出頭便與世長辭。她的聰明才智或許不是人人皆能有之，但她熱心殷切於治學的鮮明形象，將會永存我們的心中，樹立一位傑出科學家的典範。